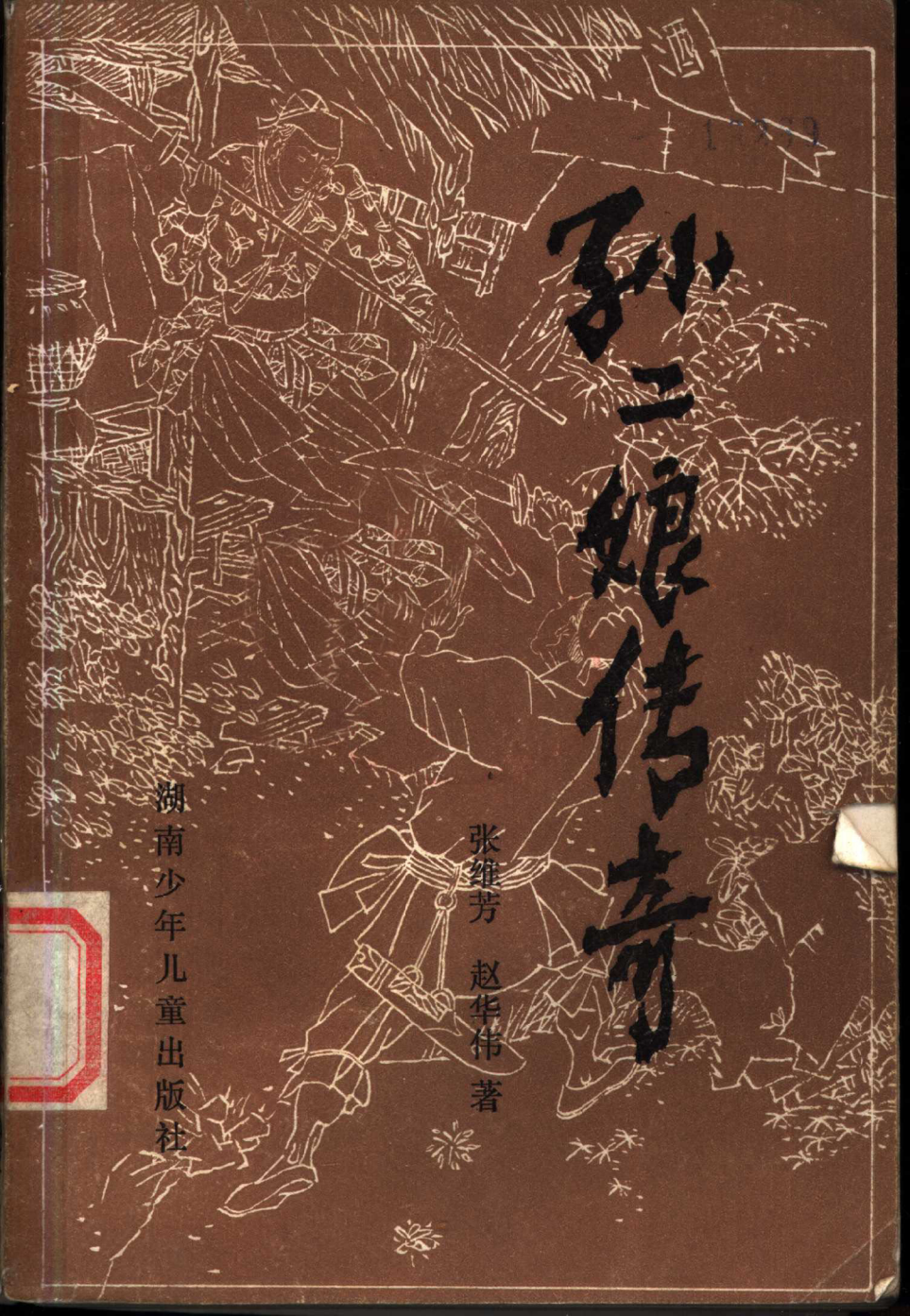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二娘传奇

张维芳 赵华伟 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二娘传奇

张维芳
赵华伟 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孙二娘传奇

张维芳 赵华伟 著

责任编辑：刘杰英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61,000 印张：6.25 印数：1——124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131 定价：0.70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结良缘老镖师嫁女
投黑帖恶强盗诈财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回 亲家相会同声斥盗
父女比武喜见高低…………… (10)
- 第三回 侠女出嫁花轿藏刀
义士娶亲新娘杀贼…………… (20)
- 第四回 古槐树义弟行侠
张家滩公子赠马…………… (30)
- 第五回 查刘二贼空中撒网
张孙夫妇岗上救人…………… (41)
- 第六回 大战黄沙岗刀刀见血
勇闯古寺院步步生威…………… (51)
- 第七回 老树洞藏身走脱匪首
贼兄弟相别又起祸端…………… (61)

- 第八回 硬头皮闯开水火棒
阴冷话煽起是非风……………(70)
- 第九回 贼地保登门探信
老员外合家生疑……………(81)
- 第十回 怒火中烧知县发怒
拳脚生花夫妇挥拳……………(91)
- 第十一回 宋义弟不翼而飞
刘地保暗中作歹……………(101)
- 第十二回 孙二娘闯庵寻义弟
慧显师托病隐真情……………(111)
- 第十三回 查知县设计诱捕
老夫妇拒柬命亡……………(122)
- 第十四回 小彩苹柴门智激师傅
老查雄公堂再设毒计……………(132)
- 第十五回 追官兵救弟救父母
讨风流杀妻杀自身……………(142)
- 第十六回 粪池藏身狼狈脱险
村头夺马悲愤离家……………(153)
- 第十七回 见不平事拔刀相助
怀不测心设宴相邀……………(163)
- 第十八回 洪拳王命丧陈家院
孙二娘威镇十字坡……………(174)

第一回 结良缘老镖师嫁女 投黑帖恶强盗诈财

话说宋朝宣和年间，山东范县张家滩，有一位员外，姓张，名树桐。张员外老实本分，为人善良，处世谨慎。张员外膝下仅有一子，名唤张青。父子二人，在家耕种田亩，兼开一店铺为业。这张青性情侠义豪爽，乐施善道，与村中百姓和睦相处，来往甚密。且张公子自幼习武，虽无名师指教，倒也拳脚精湛，刀枪娴熟，非寻常人物可比。张公子虽是武林中人，但从显山露水，恃艺逞强。若遇不平之事，倒是仗义相助，不畏强暴，敢说敢为，故深受村中百姓所喜爱。

闲话少叙。却说这年张公子刚满二十岁，便有媒人前来提亲，说的是离张家滩二十余里，樱桃园村的一位女子。张公子只听得媒人讲出“樱桃园”三字，心中便顿生欢喜。为何？这樱桃园地处黄河故道北岸，依傍金堤。此处岗峦跌宕，纵横绵延，林木繁茂，地势险峻，常是兵家开兵布阵之地。春秋时，孙臆将庞涓置于死地的马陵道，就在此处附近。多年以来，此地黎民百姓，深遭兵戈蹂躏之苦、盗匪抢劫之难。百姓们为安居乐业，保家护院，免遭祸殃，抵抗盗贼匪兵的侵扰，便常年习武演艺。人人使得枪棒，个个打得拳脚。男女老幼，几乎皆

是武林中人，因此，樱桃园素有拳乡之称。张公子酷爱武功，自然乐意讨一有武功的女子作为妻室。公子寻思，樱桃园人人善武，想必那女子也是武林中人了。张公子想到此处，如何不喜？当下张公子心中暗自高兴，未作言语，且听媒人下文。当听得媒人又言到，那女子乃是孙道义之女时，更是欢喜非常。缘何？这孙道义非比寻常之辈。此人性情刚直、豪爽，武功非凡。当年以与人保镖为业，手持一口雁翎刀，靠一付侠骨义胆，来往于京都与东昌之间。千里迢迢，从未出过闪失，堪称一位名扬中原的镖师，武林中无不知其名者。孙镖师因常年闯荡四乡，故三十余岁方才娶了妻室，所生二女，长女因病夭折。次女乳名二姑娘，后被世人称为孙二娘的便是。孙道义年过五十，便在其妻的规劝下，弃镖活务农为业，养骡喂马，精心于田。合家三口，日子过得倒也顺心如意。

却说张公子对孙道义其人，早闻其声威且更倾慕其武功，佩服他的为人，若讨得孙氏女子作妻，真乃大幸。听罢媒人对孙氏一家的介绍，张公子早在一旁眉开眼笑，巴不得即刻便办成这门婚事。只是当着父母的面，又不知二老是否同意，故此不便开口罢了。其实，说起这桩亲事，正是张公子父母闻得孙道义大名，又听得孙某人膝下有女，自幼曾习武艺，至今还未婚配，便央媒人前往孙家，登门求婚。再说张公子也非无名之辈，十村八乡皆知晓他乃是侠义之人，常与人抱打不平，孙道义岂无所闻？当下经媒人说合，孙道义夫妻便慨然应允，并将这媒妁之言告之二娘。孙小姐年方十八，正值当嫁，见二老皆是乐意，自己更无甚可说。只道儿女之事，全凭父母作主。就

这么，这门亲事就算定妥了。待两家换过喜帖，择定吉日，喜期一到，便要完婚。

不说孙家上下人等，为孙小姐忙着置办嫁妆。却说张树桐一家，眼瞅着喜期即到，合家人兴高采烈，喜气洋洋，张灯结彩，喜布新房，整日价为操办喜事不得安闲。就连邻里乡亲也纷纷前来相助，摆桌拉凳，洗碗刷碟，备酒择菜，围席搭棚，忙个不停。这张家一日到晚，人来人往，门庭若市，好不热闹！谁料，在这喜期临门之日，却飞来一桩横祸，合家人等，无不大惊失色！真个是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！

且说这日，天未放亮，张树桐心装喜事，再也无法安睡，早早起来，开了房门，到院中操起扫帚，正欲打扫院落，忽然瞧见地上有一纸帖。急忙捡起展开一瞧，不由大吃一惊！丢了手中扫帚，便匆匆进了上房。声涩音哑地唤来夫人，又嚷来公子张青，抖着手中纸帖，向夫人公子恐惧地喊道：“你等瞧瞧，这是甚么！”

说罢将纸帖愤然丢在了桌上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老夫人和张公子一看桌上的纸帖，大感诧异。未等老夫人张口询问，张公子便急不可待地一把将它抓起，展开一瞧，不禁惊得念出声来！纸帖上写道：

向知张员外家财万贯，我等早已倾慕。值此公子大喜之日，特照帖拜会，以贺公子新婚之喜，并向你借银千两。望员外慷慨大度，不吝施舍，两日后我等在贵庄西河套柳林处恭候。若迟误不送，休怪我等无礼！公子新婚佳日，我等定要大闹洞房花烛！云云。

“啊，强盗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讹诈于人！”张公子看罢黑帖，不禁勃然大怒，随将黑帖揉作一团掷在地上。

张夫人听了公子念罢黑帖，惶恐地说道：“哎呀，大喜之日，怎的招来如此横祸！这……如何是好啊？”

张公子怒道：“哼，要银千两，分文不给！”

“唉，儿啊，那强盗可是说得出口，就干得出来的啊！若不给银，只怕这喜事……”这老夫人话未说完，就听张员外急煎煎地说道：

“哎呀，夫人哪，你好糊涂啊！我家虽是殷实人家，可那有千银之财，就算有得，若尽给了强盗，还拿什么娶亲？日后用甚么度日？这银是万万给不得，给不得的！”

张夫人满腹愁肠，悲叹道：“若是不给，眼前祸事如何躲过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张员外一时感到无计可施。

张公子愤然说道：“二老不必担心，区区蠹贼，何足惧哉！孩儿功夫虽不精湛，倒也刀枪娴熟。到那日有孩儿抵挡，料也无妨！”

张树桐听罢公子言语，连连摇头摆手，说道：“大凡强盗，皆有些手段，万不敢轻视。老汉乃枯朽之人，无甚本领，你又无帮手，孤身怎能抵得住恶贼。嘿！好虎难抵群狼呵！我儿不可莽撞，须是想个妥善之计才好！”

“啊，这……”张公子听了父亲一番言语，一时间也没了主意，只是紧握双拳，气愤难捺，直瞪着地上黑帖发恨。

说来也怪，这张家本是一个好人家，张员外在张家滩乃是

德高望重之人，张夫人贤良厚道，从未与邻里乡亲红过脸皮，这张公子更受人喜爱。是此等人家，因何故得罪了那班强盗，竟招来如此祸端？

诸位不知。原来这张家滩有个地保，姓刘名本。此人横行乡里，为非作歹，欺压百姓，是张家滩的一个太上皇。乡亲们对其虽是恨之入骨，却是敢怒而不敢言，任其为所欲为。事又凑巧，这张青有个堂婶，名叫淑娥，长得颇有姿色。几年前堂叔因病去世，只剩得堂婶一人寡居。那刘本早就留意淑娥的容貌，只因碍着堂叔，未敢轻易作歹。堂叔去世后，那刘本再也耐不住兽欲，有夜便斗胆潜入堂婶房内，欲行禽兽之事。淑娥乃贞洁之妇，拼命挣扎嚷叫，死活不从。张青家与堂叔家仅一墙之隔，淑娥嘶喊，惊动了公子张青，不知堂婶出了何事，慌忙奔了过来，闯进屋内。这时刘本正将淑娥按倒在铺上。张公子目睹此情，不禁勃然大怒！冲刘本疾喝一声。那刘本听得喝声如雷，不由得心惊神慌，急忙丢开淑娥，回头惊视，只见张青怒发冲冠，气昂昂立于门首，更是胆颤心惊！但又觉得自己身为地保，无人敢惹，即便是张青也不敢动他一根毫毛。于是便脸色一沉，向张青喝道：“哼，你小子竟敢前来打横，搅了大爷的好事！”说罢，他鼻脸一歪，便出门扬长而去。张青见他这般模样，实在欺人太甚，心中怒火难以按捺，不由紧攥双拳赶上前去，怒声喝道：

“刘本慢走！”

刘本站住，回头趾高气扬地说道：“你要做甚？哼，量你小子也不敢动大爷一根毫毛！”

张青步步紧逼上前去，咬牙瞪眼，一字一句地言道：“今日我张青要教训教训你！”说罢挥拳便打。

那刘本也曾学过三招两式，此刻见张青挥拳打来，急忙闪过，摆开了架式，与张青厮打起来。可他哪是张青的对手，三脚两拳，便被打倒在地。张青抢步上前，来了个骑马蹲裆式，将刘本死死压在胯下。正欲抡拳猛打，这时，张树桐夫妇闻声赶到，只怕张青打死了刘本惹出祸端，便上前劝阻，张公子这才饶了他一条狗命……事后，张家父子心中寻思，那刘本乃是无赖恶棍，他挨了这一顿饱拳，岂肯善罢甘休！定要寻衅报复，须是多加防范才是。不料，那刘本次日竟厚颜无耻地登上门来，向张家父子及淑娥赔理道歉，诉说自己的不是，并眼泪鼻涕地声言，定要脱胎换骨，痛改前非，日后若不悔过，任凭张家父子处置。经他花言巧语地如此一讲，张家父子再不便与他计较。将其痛斥一顿，哄赶出门外。张家父子只道是这事已不了了之。那料到刘本心底忒毒，极其阴险狡诈。登门赔罪，乃是他哄人的伎俩，自那日挨了张青一顿饱揍后，自觉败在张家父子手下，犹如癞蛤蟆过门坎——露腩栽了脸儿。惯是横行霸道的太上皇，岂能咽下这口恶气！但他又觉得张家父子也并不好欺，要对付他们父子二人，实感棘手。又因张家在本村人缘极好，若明火执仗地与张家父子寻衅闹事，只怕引起公愤，一旦惹得民愤沸腾，那后果更不堪收拾。故此，那刘本对张家父子，便是口中念佛，腰间却掖个秤砣。表面上乔装认错，暗中却伺机报复。

事过几载，那刘本果然等到了报复张家父子的机会。他闻

得张公子与樱桃园孙道义之女联成姻缘，不禁暗喜，心中恨道：“哼，张青啊张青，因为那桩风流事，我吃了你一顿皮拳，险些伤了我的性命，我刘某人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！嘿，大爷我含仇忍恨几载，今日有了复仇的时机。你若娶他人之女，倒也罢了，可你偏偏要娶孙氏小姐作妻，哎呀，这可真乃冤家路窄了……”

你道刘本何以口吐此言？原来刘本不但自个横行乡里，为非作歹，且与一伙黑帮强盗素有往来。在距张家滩四十余里处，有一黄沙岗，岗上灌木丛生，野蒿遍地，鬼泣狐悲，阴森可怖，是强盗出没之所在。岗下有一大道，是东昌府通往孟州的必经之路。就在这岗丘上，隐匿着一伙十多人的剪径贼。头儿姓查名豹，自幼丧了父母，少时便游手好闲，尔后吃喝嫖赌，坑抢拐骗，无一不干。本县太爷查雄，便是查豹的叔父。这伙强盗原有一个头儿，名唤刘九。自查豹入伙后，这刘九因查豹乃是本县太爷之侄，怕事后还需他依仗叔父权势，从中周旋，索性将这个头儿让予查豹，自己为次。刘九与地保刘本乃是姨兄弟，二人来往甚密。刘本经刘九笼络早已入伙，故也与查豹插草为香，成了拜把子弟兄。刘本早就想借这伙强盗之手对张公子下毒手。眼下，在张公子大喜之日，让这伙弟兄与张家作对，真乃是天赐良机。这是何故？诸位不知，当年东昌府有位告老还乡的钟大人，去京都汴梁省亲，随身携带金银，因怕途中有失，便慕名请来孙道义押镖。路过黄沙岗时，正值黄昏时刻。一行人马正忙于赶路，忽然从岗上闯来一哨人马横刀持枪，截住去路，齐声喝嚷要他留下买路钱。眼瞅着这伙剪径贼要上前动手抢掠金银财帛，镖师孙道义赶上前来，立马横刀，疾喝一声，

便与这伙恶贼厮杀起来。那时，孙道义正值壮年，身高力大，膀阔腰圆，虎威一震，好不威风。没片刻功夫，便把这伙蠢贼杀得落花流水，仓皇逃命。孙道义见一手持朴刀的盗贼，正蹶着屁股慌忙爬上沙岗，便拍马赶过去，用手中雁翎刀逼住，问其姓名，家住何处，何以为盗？你道这盗贼何许人也？正是这伙恶贼的头儿刘九。刘九只想活命，生怕做了孙镖师刀下之鬼，便鼻涕眼泪地表白了一番，道他是上有年迈之人，下有几岁的孩童，只因饥馑难当，衣食无着，不忍心看着老母幼子冻饿而死，故此才入了贼伙，云云。不料他这一篇谎言果真打动了镖师。孙道义念他虽是剪径贼，倒也是个贤心孝子，实是出于无奈，才误入歧途，故不忍伤他性命。但为使他悔过自新，自此不再干剪径的勾当，遂割下刘九一只耳朵，以作惩戒，使其警醒不忘……哪料到刘九乃是一个惯贼，岂肯屈以孙道义一片苦心。耳疾未愈，便又操起旧业，并耿耿于怀，每每与姨兄刘本提及，便恼不可言，发誓定要报孙道义一刀之仇……

刘本早知刘九与孙道义有仇隙，并存恶念，所以便慌忙赶上岗来，向刘九讲明一齐报仇的心意。刘九听了刘本欲让他趁张公子与孙小姐完婚之日进行报复的言语，思忖片刻，觉得忍恨数载，若此时不报，更待何时？不过，他心中也犯了一阵嘀咕，这样做不是把怨恨转嫁到孙小姐与张公子身上了么？如此是否太不近人情？但这恶贼报仇心切，哪还顾得这些，又加上刘本一旁煽风点火，这刘九断然动了歹念。于是便趁夜深人静，带领几名弟兄，潜入张家滩。有地保刘本引路，来到张员外墙外，投帖院内。刘九想到若张员外不吝钱财，打发千金，便要

倾家荡产，以致孙小姐受到连累，进门吃苦，也算报了我的仇，解了刘本之恨；若张员外不肯送钱，便要大动干戈，刀枪相问，花烛之夜，大闹洞房，要孙道义难堪。这便是张公子大喜之期，为何遭此勒索之由。

再说张公子一家，如入云天雾海，哪晓得有这许多关节，只是愤懑愁闷，不知如何对付才好。片刻后，张夫人想起适才张公子讲到那日要只身抵挡的话语，不觉思忖道：“适才青儿之言，也不无道理。若不送银，那班强盗定不肯善罢甘休，少不得要惹动干戈。可青儿又只身难挡。依老身之言，不妨将此事向亲家告知，说不定亲家肯前来相助。青儿岳父，武艺高强，名震四方，倘若他肯前来相助，料那班蠢贼也非是他的对手，只要能够躲过眼前祸事，日后如何，再作计较！”

张树桐听罢夫人之言，思忖片刻说道：“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，老汉不妨到亲家走一遭。亲家是否肯前来助我张家消此灾祸，老汉回来便知。”说罢，拾起地上黑帖，揣于怀中，急步出门而去。

第二回 亲家相会同声斥盗 父女比武喜见高低

却说张树桐心急如焚，脚步匆匆，在农家吃早饭的时刻，便赶到了樱桃园。进村街寻到孙道义家门，未经家人禀报，便径直闯进院去。

这时刻，孙道义已经用罢早膳，正与夫人闲坐客厅叙话。见亲家直顾走进院来，慌忙起身相迎。二人在院中携手走进客厅，孙道义让张树桐上首落座，自己作陪。这功夫，孙夫人早已吩咐丫环端上茶来，为他二人各斟上一杯。孙夫人也一旁落座，丫环自去忙她的活计。孙道义夫妻见张树桐神色慌张，面布愁容，一大早便登上门来，知其必然有事。正欲询问，张树桐开口说道：“唉，亲家，今日我来得唐突，恕我……嘿……”

“唔？亲家，你我两家之间，有话尽管直说，不必客套！”孙道义说道。

“好，好。”张树桐惆怅地说道，“亲家，今日我来……唉！”说着，又止住话头，从怀中掏出黑帖，递给孙道义，愤言道：“你瞧这是甚么！”

孙道义诧异地看了一眼张树桐，急忙接过黑帖，展开一瞧，方知是一诈财的黑帖。不禁脸色骤变，肝火顿生，勃然大怒，

拍案骂道：“强盗！”

孙夫人不知何故，两眼瞅着孙道义手中的纸团，煞是疑惑！孙道义遂把纸团气愤地丢给夫人，又厉色骂道：“胆大蠢贼，竟敢投此黑帖，恐吓于人！”

孙夫人展帖瞧罢，也不禁大吃一惊：“啊，这个……”

张树桐痛苦地道：“我遭此横祸，如何了得！因无计可施，故来与亲家商量。”

孙夫人沉吟片刻，急切地问道：“张大哥，你可知是何因由，为甚在我家小女出嫁之日，竟有人胆敢如此妄为，这投帖之人是谁？”

张树桐摇头叹道：“我和青儿也觉得此事来的蹊跷。思来想去，也理不出个头绪。”

“唔？……”孙夫人听罢，低头暗思。

孙道义急道：“这般强盗，乃是伤天害理之人。他管你有什么因由，甚勾当干不出来，还问个甚么！”

孙夫人挨了抢白，缄默不语。

张树桐接着道：“是啊，这强盗如似豺狼一般，说得便干得出。我若送银，便要倾家荡产；若是不送，他们岂肯善罢甘休？这黑帖上写得明白，那时，恶贼就要大闹洞房花烛啊！唉……”

这时，只见孙道义愤颜怒色，将桌案一拍，起身说道：“张兄不必如此犯难，自古道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围。我半生闯荡江湖，久与蠢贼歹徒较量，还未碰到过对手。量这伙投帖的恶贼也无甚么高强的本领，到那日我自前往抵挡，料也无妨！”

张树桐听亲家口吐此言，正合心意，不觉大喜，情不自禁地慌忙走上前去，一把拉住亲家双手，欢悦地说道：“如此甚好，有你老将出马，我张家便有救了！只是难为你偌大年纪还要跨马挥戈，与那班蠹贼厮拼，我张树桐真有些过意不去！”

“哎，张兄，你我既是亲家，我能袖手旁观么？就是他人有难相求，我也要助一臂之力呀！”孙道义仗义地说道。

“啊！好，好，亲家真不愧是侠义之士。如此，张树桐感谢您了！”

孙道义微微一笑，又向张树桐道：“亲家既然觉得有我出马定能对付那班蠹贼，如此便请亲家放下心来，不必再担惊受怕。到那日我定护送小女前往！”

张树桐心情激动，拭泪言道：“自然，我此刻心中已是坦然了许多！连气儿也喘得匀实了！”

当下，孙道义夫妻又与张树桐拉了会儿家常，孙夫人见亲家早早而来，料定还未用过早膳。便吩咐家人烫上酒来，又做了饭菜。孙道义虽然早已吃过，但不肯冷落亲家，便又陪着吃喝了一些。张树桐酒足饭饱，又饮了杯茶儿，唯恐家中夫人和公子等得焦灼，遂告辞而归。

张树桐刚走，孙小姐便急匆匆来到了客厅。只见她上前施礼问道：“爹爹，母亲，适才是哪个来过？”

“啊？”孙夫人见了女儿，不禁嗔怪道：“女儿家不在绣楼忙做针线，到此何事？”

孙小姐见母亲并不回她问话，心中煞是不悦。她圆瞪杏眼，嘴巴儿一撇，急煎煎又问道：“母亲，孩儿我偏要问问，适才来